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土耳其國

即唐書所稱之突厥也歷代相傳仍其本名乃近年來華人之譯音者不明古史誤譯作土耳基其音同根似也其亦古義何

耶穌降世之時有韃靼種類人之名曰匈奴者往來游弋於裏海以至中國之間皆未知教化為何物昔者西國有作史之人以若輩未受教化且面目又獰獰可怖也因言匈奴眼小而眶深鼻之塌幾與面平又寡髮而無鬚此殆如獸族之人立而啼者歟其深惡而痛絕之首又謂匈奴為狐狸之遺種不宜齒之於人類及至近其身力稱其驍畧則又衆口一詞謂為人莫能比匈奴又善於乘騎無論至駿至劣之馬一經羈紮無不服教馴順也族中人亦莫之及也性好戰而人數又甚多歐亞兩洲人無不懼之中國之西北方因屢備匈奴之故至築長城四千

五百里尚仍恒遭其毒害甚至予以歲幣許以和親幾若隸其藩服邊患始覺稍紓則其悍可知矣○匈奴之蹤跡飄忽靡常或猝向南侵或突趨西擾又喜闖入往昔未經之地搶掠官民之所有所至搜括無遺始飽其欲壑而後去有一部落之衆南犯博卡喇者（在今中國新疆之西北方）竟踞之而不去旋改其名曰突厥後亞剌伯人之作史者述此事云世界中所有之地無有再美於博卡喇者匈奴雖獨古勝揚然究不能久享也西歷六百二十二年（中國唐時）亞剌伯之讀罕默德出世（即回回教之祖也西人名之曰發抹德）教其亞剌伯人云我等宜令徧世界之人盡服一眞主方爲回講功德亞剌伯人信之四出傳教不服則威之以兵於是西方人之信從回教者幾居其半旋又折而東行意在削平東方諸國及至博卡喇與突厥頻年交戰卒之突厥不能禦降於回入回人仍任突厥居於博卡喇並

第二節 攻羅馬東國京報

不加以驅逐然突厥人幾盡爲回人之奴僕一切惟命是聽不久突厥人悉遵回教矣○突厥踞博卡喇而有之之後三四百年間面目既易而爲良善情性亦变而爲馴擾然當其執殳前驅之際則既有一身都是膽之概且忠心耿耿等閒不肯作降將軍回教王加努夫愛之用之爲親軍有積功升至總兵者更擇其尤使之專管一省如中國唐之節度使今之巡撫也者且又有在回王之左右爲貴近之大臣者昔年突厥粗悍無禮之氣一变而溫文爾雅且又靜默寡言（今突厥人仍有此風）西歷一千餘年間（中國五代時）突厥人又爲博卡喇莫地之主

突厥既受回教之教化垂數百年已迥非昔日之人矣而尚武之心則依然不改逞其勇畧不論東西南北恒以開邊爲上策其往東也則開亞細亞洲甚遠之地一千一百年（中國宋初）又往西行得小亞細亞及叙利

亞諸地於殺拉生人之手猶太國之都城曰耶路撒冷者回教與基督教人皆視爲聖蹟所留珍而重名之也至是亦爲突厥所得其得小亞細亞也但隔英程一里餘之海面卽羅馬國之首邑丹東都也羅馬東帝見其勢日逼心甚懼之迭以告急之書徧致歐洲各國請協力以禦突厥并言突厥人皆奉回教所到之處恒與基督教爲仇吾輩宜悉力拒之毋任鴟張狼顧云云是時東羅馬國實有危如累卵之勢然改歸他人爲主則其時幸尚未至也○猶太之耶路撒冷既爲回教中人所得又聞回人中無論殺拉生無論突厥凡遇基督教中人遊於耶路撒冷以覲聖蹟者必其虐待之於是歐洲迤西各國俱隨基督教者合衆賁釋又聞游歷人之行囊屢遭若輩之劫掠基督大主教爲回教人捽其髮曳過各街市而禁之於獄中西人本稱耶路撒冷爲聖域故於救主耶穌

死而復生之處起一禮拜堂至是回教人蔑入堂中肆行驕擾基督教人不敢入堂禮拜歐西各國之人心愈不平皆謂突厥逞其勢力以踞猶太猶可說也乃侮其民人既不循理又屢以非理之事凌辱基督教民是可忍孰不可忍遂欲合兵以逐之然前後凡二百年之久雖恒有西兵東至猶太俾回人有不能安居之苦乃突厥終不肯讓致歐人之死於行間者積至二百萬之多歐洲遂不敢出兵以至亞洲突厥益志得意滿漫發亞洲兵以逼羅馬東都其始尚有所顧忌不敢竟占羅馬及見歐兵不出遂於一千四百餘年（中國明時）渡海而西羅馬人望風奔潰肯思丹城昔之爲羅馬東都者遂爲突厥所得今則爲突厥國都城矣

○突厥人既佔羅馬國之東京而黷武之心仍未能已累年用兵於歐洲拔有氣吞全歐之勢當時歐洲東南各國又因互爭教權之故不能

要二節不能四其西封

同心合力以禦寇氛突厥人既至惟有國自爲戰似此零星之衆豈能敵狠鷙之師前閱數年喪師辱國者紛紛見告如希臘國之全境與其四圍之海島盡爲突厥之所蠶食塞爾維阿羅馬之屬國也竟改爲突厥之一省地又歷數年波斯年地方暨亞吧呢亞地方亦爲突厥所得開迷啞者本屬於意大利國之熱羅亞海口突厥又奪之恒加利地方諸小王共爭王權突厥乘此機會割恒加利之一大地旋鯨吞王嘩剌咖又至議大舅均爲突厥之藩屬逼令歲時貢獻方物既而埃及國亦稱藩於突厥遂遣重兵圍攻奧斯馬如國之維也納都城

突厥之君即今俗譯之土耳基王也累代相傳未嘗易主其國語尊之曰蘇丹譯言主也一國之中惟王爲最尊不徒有治國之權兼有主教之權如天主教之教皇也者國教兩權悉在主之掌握國中更有何人

敢與之抗歐洲東南境及東羅馬所屬之地既盡歸突厥之屬則國外亦無人敢抗之矣乃意大利海口之對岸有一種人名曰阿吞蘭渴爺者處於嵩山之中爲戎馬之所不能到而其生齒又甚繁歷四百年之久恒與突厥相齮齕迨至十餘年前歐洲諸國大會於德京柏靈許阿吞蘭渴爺王爲自主之國突厥人益不敢逼之矣○突厥之種類今華文已譯作土耳基而不知其又名爲屋士曼也屋士曼開邊之勢先於俄羅斯者數百年物極必反理有固然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明隆慶五年突厥發大隊兵艦直趨意大利海面之黎攀境於是飛泥霉及斯羅亞兩海口之兵會同西班牙與教皇所派之兵船合力禦之突艦敗而遁此爲突厥驟接歐洲以來大敗之始也自有此敗强悍之勢遂日以衰凡昔日欲攻何地即得何地開闢侵廣而權日以加者自有此敗遂日以

泰西[illegible]突厥得地之圖

削。士耳基蘇丹即突厥王也見他國無得遂覬覦之處旋改而朘削其民官吏之弊亦復積而愈深民人雖有地畝不敢耕種雖有房屋不敢安居生齒日見其少國用即緣此而虧負○基督教與回教之鬭禍屢久而不息昔日基督教之屢見削弱於回教者至是而基督教人大思報復之意恒加利人首先恢復故業飛泥雪人遂突厥國駐防之兵回希臘波瀾國人勝突兵數次遂各漸復其所失之地更有俄羅斯人歷代以突厥為大仇不滅其國心終不能釋然

突厥累代猖獗其所得之地土財産皆可寶貴其幅員之廣袤大於法國者三倍其天氣則不寒不暑其地脉則不瘠不磽即以不善耕稼之人處此秋成亦極豐稔所謂不稼不穡胡取乎三百廛兮者土人視之直虛語耳山中沙際黃金燦現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水銀則如泉之不

擇地而湧出煤鐵鹽銅并金類諸物內地及沿海一帶亦甚繁殖突厥人賤此之故可與歐亞斐三洲通商務於富國之道大有裨益

匈奴之苗裔初得美地以安身之際務以權勢壓其民相沿至今仍以權勢踞其地考中國宋代之時有諾爾曼部落人自法蘭西至英吉利遂佔英國之地久而久之彼此互締婚姻水乳交融不復能分賓主惟突厥則不然其爲匈奴種類與博卡喇等處之土著如水之與油永遠不能相合其初到之際已有自奉之一教凡不隨其教者不但賤視之且仇視之然猶曰有主客之嫌也乃至今已將屆千餘年依然故我是誠何心哉及考其國中生色之處實惟基督教人是賴如力門雅 係東方基督教中之一門 及猶大人皆在突國中開設銀行希臘國人 希臘所與俄羅斯同教亦名東天主教則 在其國中爲商人爲水手其餘各教門中人又有爲之耕地者裨益於

害良非淺鮮至於突厥之本族人則皆奢華媚惰其淫蕩又不可言喻問其日食所需則曰特農人也而乃覩基督教中之農夫竟輕之如糞土抑何相反乃彼國家猝有職務彼奢華嬾惰淫蕩之人則可言之澀省戰勝攻取不遺餘力及至罷戰而歸則奢華如故也嬾惰如故也淫蕩如故也且萬事又不顧人之疾痛疴癢而惟己意之所適也乃其性情又不知樂愁苦之氣終身現於眉宇苟有人告之以事則又心氣和平喜於聽受種種情狀皆出人意計之外其人亦然亦之知心之良友及其一堂聚坐往往相對忘言則又何故歟大抵突厥之教偏於不齊求新自名其教中之經卷曰窩爾干尼歐人譯其意而傳譯華文則果然二字之義也其國中治民之律例亦各採之於果然風俗之所尚亦備載於果然突厥人皆曰果然經中所定如此吾儕萬不敢改查果然經

中所定之律例大都出於亞剌伯之蠢人況已在一千二百年之前目下既立大國豈復適用其中更有永不能行之事乃突厥人皆一成而不知易其愚誠不可及矣又其國中永不用書丁刻丁則因回教之經典不准刻印不准畫圖也其醫學則至為鹵莽又因果然經中不准有剖屍驗視之三也欲為醫之精進其可得乎若夫泰西格致之學皆為精巧突厥人則從未一為查考

回回雖以教為名而全不以學校為重單巷之學塾亦復寥寥無幾塾中書籍舍回教中經典而外幾於一字不留土耳基國之被發蒙者首有基督教人居之勤讀不衰先已立有學校章程尤為美備其總管學校事宜之人悉由民間公舉近二十年來更汲汲以修整學中弟子具皆彬彬有用才也

○突厥之婦女

幾全不知教化為何物其有奮資者購取幼女畧教以主持中饋謹守閨門諸小節俟其年歲長成即售之於富室以充妾媵土耳人之納妾者名以小學得[illegible]書

少女四十餘口雅此得獲摩利黑海裏海之間有一省地曰姪兒姐山水清淑即使小家碧玉姿色亦多嫵媚凡登門未識綺羅香者有入出資購之儘有囚首喪面之雛娃及送至肯思丹都城教導數年然後加以藝術被以香澤娟娟此豸楚楚可憐旋有富家郎物色得之寵以專房甚至貴族之子弟王家之支庶無不奉為至寶且竟有由妃嬪而冊立為國母者夫以風塵賤質而可躋於副笄六珈之列可知為國母亦復未霑教澤一國之婦女靡然而從風也固也即曰自有所以為教者而其大旨則務在狃其故智不許私自變通以視他國之與時俱化者不可同日而語欲求與他國並駕齊驅也其可得乎若取突厥之風俗詳列簡端英國人觀之必共蹙首蹙額曰似此之人可惡已極矣萬不可再為保護以長澆風矣英人數不登書言突厥之頹風陋俗不可勝道吾不願再行紀載以污吾筆

突厥之視其民也非其子弟而其仇敵也國之大政蘇丹獨掌之民之

身家性命皆蘇丹之所有非民之所有也又强迫其民務從其回教乃有基督教不爲法令所懾則多徵其應納之糧賦始或有安身立命之處然蘇丹若欲得其業產仍可任意强奪別無定律可援不能與之辨論蓋回教之制度但有保護本教之律他教人若亦蒙保護即屬格外恩施也然蘇丹之權勢雖曰大莫與京而足以爲民害者更酷烈於蘇丹一國之糧賦掌之於一人其人先代衆民納諸國庫然後有詞可藉以虐待乎衆民凡征收之浮冒期限之追促銀錢之挑剔皆出人意料之外至於大小各官並公門中各等人無不常向民間肆行婪索賍私狼籍國家並不一問推原其故則因官職之皆由賄得也若輩以官爲生計既耗買官之資本自應取償於小民於是敲扑追呼竭力於收回官價且尚幾有餘財以爲異日歸田之用故如貿易中人忽獲厚利或

求田問舍翁、今歲多收十斛麥、往往遭不法之官吏、誣以重罪、甚至致諸死地而沒其財產以自肥、此概指回教及他教人而言、若專以教論、則突人既奉回教、無論爲非作歹、皆可恃本教爲護符、其奉基督教者、回教中人平空毆辱、或竟執而殺之、官不能科之以罪、人有目爲爭、者、則曰此回教相傳之科律也、凡信奉回教者、得一機會、以殘殺基督教人、即可謂功德圓滿、彼基督教人、不肯皈依眞主、即屬莠民、以皈依眞主之良民、而殺莠民、豈能妄擬罪名哉、倘基督教人與突厥人訟、祇許突厥人詳細供訴、基督教人不許別有剖白、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突厥人又可誘拐基督教人之子女、强逼改從回教、亦不能指爲有罪、至買人爲奴之惡習、突国至今、仍復遵行、總之突厥之視基督教人、皆宜聽其指揮、不論事之曲直、斷不許與突厥人爭論、若其民欲安居無

專制無其法、惟有愁窮歎苦、冐入貧民之列、始可僥倖保全、況突厥所轄之人、實覺遺脧削淨盡者、業已過半、亦不必冐充貧民矣○歐洲人之論突厥者、皆曰以治國之法、爲殺人之盜耳、地球之沃壤、向之無與比倫者、今已瀰望荒蕪矣、地力之足以養民者、今則生齒之數、有減無增、突查羅馬國爲突厥人割據之時、戶口繁衍、今已少去三分之一、故游歷其地者、由今思昔、輒不禁喟然長歎、謂彼如之人、何忍而出此、若及今猶不改圖、此日尚有孑遺者、異日將無噍類矣、又查昔日著名之城邑、小民度日之易、令人豔羨、今則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往往有古時勝蹟、沉埋於荒煙蔓草之中、銅駝荊棘、觸目傷心、又從其肯思丹都城往東至安古拉地方、相距數百里、凡此入不餘年間、村莊四五十處、今亦僅有一人矣、若往[illegible]梅那海口而去、一百五十年之間、凡村莊二

百餘處今亦無一人矣、但以思梅那而論則三十年前尙有男女八萬名口今僅四萬一千矣又思梅那之南嶽提牙海島八十年前約有男女五萬名口今則僅存一萬矣有歐人某遊於突厥國之北省策馬行二百餘里、見其地脈之膏腴非言可喻而氣象愁慘終日恒不遇一人又自其北境而南、野田零露中百草蔓蔓上刺馬腹迨將抵肯思丹都門之外、始有道路之可循、敘利亞波斯兩境有隙地焉兩面距河大可資以爲灌漑而荒廢日久如薄石田者十居其九、突厥人淪没亞洲之地至於此極豈尙有人心者乎、其國境之介於歐洲者如唓喇咖如磨稍身兩省、今已劃分爲羅美尼亞國者地脈亦殊肥美、然尙有人墾種之者亦僅二十分之一與亞洲不相上下、蓋自往古以迄來今自一邑以推天下、從未見有如突厥之謬者亦未見歷數百年之久天心必

第八節 俄人垂涎突京

忍能如突厥之循存皆嗜畀矣

俄羅斯歷代以來恒欲得突厥人之肯思丹都城、及其沿海諸地、古讖流傳、亦皆謂突厥人之全地、不論遲早、必屬於俄、及究此讖之造自何人、起於何代、卽博雅者亦莫之能知也、八百年前突厥人猶未踞肯思丹也、有從突梯凹（卽馥相亞昔亭驗名之海口）至肯思丹者、其行李中有一琢成石馬、當時已視爲奇古之物、及察其腹、鐫有古篆云俄羅斯台得肯思丹、旣而突厥人至、亦知有古讖、及鐫於奇器之文、心常惴惴、而俄羅斯人則緣是而益存肯思丹必爲我有之心、每幾猝起遭會適來、必興大兵以圖殘滅、愛烈珊德皇第一嘗云俄羅斯全國中僅有一人不願佔突厥人之地、伊何人、伊何人、卽朕躬也、尼古喇士皇則曰朕之本意不必定欲甘心於肯思丹、但可[illegible]開、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夫世有欲阻俄之、

不滅矣者試問阻水之入海能乎不能兩皇之言皆可深長思也況其政令之暴虐歷久不知悛改其國中即常有激而思逞之人俄人知之必曰此機會之又至也時哉不可失故凡突民之揭竿爲亂者俄羅斯必陰助之使之自相殘殺漸歸於無可容身之地而後已前後一百五十年之間（約在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大約）業已數見不鮮矣且於唆聳突厥人不服其主之外又興師以與之戰相見於疆埸者業已九次若無歐洲他國出爲阻止欲突厥之不應此讖語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英國歷代執政大臣皆以爲歐洲不宜有霸主故以裁制威權一策爲枕中鴻寶聞俄羅斯有欲得突厥國之心即謂俄若佔突微特歐洲不能相安且恐英之獨受其禍夫地中海之東若任一微弱之國處其間則彼此皆無罣礙倘轄治其地者一日改而爲強國則英與印度往

來之路設有中梗爲患豈可思議故英與俄國有所交涉恆設法以保突厥俾不致爲人所侵蝕有時特命大臣調停其間猶可說也有時竟遣大兵爲之護衛今雖已知其爲勉强之事初非出於自然而陰悔之然歷年以來恃爲長策不知其用兵殺人傷害幾人矣究之其所維持而調護者不過欲使地球第一無理之突厥人一百餘萬人五十年前曾有人云大約歐羅巴全洲中有突厥人二百七十萬乃至今而僅存一百十五萬人可見其消亡之速大以突厥之害歐洲垂四五百年尚使絕其種類亦事之可幸者也以待其不同族類之人及大半不同教法之人八百萬耳嗚呼英之保突厥國者害突厥人也且使無窮之沃壤成爲不毛之地也吾不解恆求有益於人之英國徒以稍杜害己之故而保此宜早覆亡之一國是何心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駐紮突國之英使愛畧申呈英國執政大臣公牘仍欲援古例以理今事其畧言突厥之人未嘗受五分之教化者也故忘理恃私之事時或在所不免如目下殘殺波羅嘉爾集賢教民之類亦其一端但我英旣保護之於昔日以免禍及於已爲今之計似不得不曲爲體諒仍當循舊辦理云云

原寰界之意蓋謂亡理蔑義之凶酋既與英國有所裨益英即宜保護之也吁在我後之人論及此事必有責英以但顧國威而不知畏者天心絲昧公道何存雖欲爲英諱而不得矣

第十節 希臘不服突厥

英國之稍渝初志者僅見於希臘國不服突厥之役突厥當中國雍乾嘉三代之際虐待希臘不可言喻希臘雖隸其藩屬而以不能忍受之故叛服靡常俄屢陰助之而迨突厥削平之際益加以殘酷之法殊覺可憐故希臘之恨突厥日深一日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道光元年希人大起突厥不能定者累歲歐洲各國見希臘之叛突厥莫不心喜但皆坐視成敗不願興師相助乃突厥待擄掠之希人非斬殺屠盡即役入爲奴於是逞其殘暴凶悍之志殄滅希人幾及其半前後交戰七年之久希臘國人煙斷絕土地荒蕪於是英法俄三國互議妥洽照會突廷限令不許再擾希臘而令希臘明屬於突厥每年入貢一次希臘內政悉由

自主亦不計突廷干預此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七月事也突厥蘇丹得書大怒曰此係突之內寇與他國何干且希臘之民即我民也豈能任人保護我惟知亂者必斬耳英法俄三國復語之曰汝所言者我等不知惟必欲汝立刻罷兵耳如其不然我等惟有撥調兵船以伐汝隨選兵船至希臘西海之拿伐麗奴海灣是時突厥大隊兵船即泊拿伐麗奴灣中其沿海口岸又有最堅之礮臺以護灣內各兵船然三國之兵船不之畏也即入海灣向突厥兵船逼近停泊惟戰之成否皆未堅定各國君主亦未有宣戰之明論英有一小船高懸白旗中坐一官欲至突厥兵船商議事務不料突厥人忽發手槍擊死英官英兵船衆兵見而大怒雖未有主將之軍令各執手槍以擊突兵此蓋如小人之無端肇衅也諸戰船忽大起衝戰歷四點鐘之久突厥國兵船五十二

艘掃盪無遺船中突兵七千名盡沈入海此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事也英君主述及拿伐雁奴爾之戰卽言似此不幸之事實屬意想所不到殊可憐也當時蓋吞爲英相素以保護突厥國爲要著他人亦無不知之忽有此事意蓋吞尤切於心從此希臘國得脫綱羅遂成自主之國歐人見殘暴無人理之突兵大敗於英莫不歡喜○突厥與俄積不相能希臘既歸自主之後蘇丹益恨俄人刺骨緣事文觸怒俄皇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俄皇忽出派兵十五萬人以攻其舊仇突厥亦竭力禦之勝負甚雄然究歸於無用俄旣擊退突兵攻破礮臺卽有高山峻嶺亦不能禦俄戎馬之足爲時不久突厥人之肯思丹都城外英程八十里合華程二百四十里已有俄兵駐紮且沿途亦無可以攔阻之兵○俄兵旣至此地歐洲各西國又恐俄亂歐洲全局矣英奧二國合力以與俄理論俄若不聽則英國海軍提督部下各兵船皆已調齊大有氣吞俄艦之勢俄人

正在得意之際突遭英奧之阻撓於是自相計議謂突兵敗衂至此肯思丹都城已在俄之掌握是突厥業已削盡顏色我又何求何必畫蛇添足以開罪於人遂許突和而予以重罰然丹無奈之何揮淚而發名於和約約中言突厥之地割歸於俄者若干突厥之銀賠償於俄者若干約中並有一條云俄人之流寓突國者不能受突厥官吏管束自有此條突厥即有無數拘攣羞赧之苦即塞爾維阿一省受突厥之暴虐者亦歷有年所民間無以自存至是亦不准突王干預其內政○自有此役突之衰敗日甚一日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埃及國亦思自主俄又私助之突厥不知也遣大兵往定之不料埃及已得俄助大獲全勝突人更遣兵船往伐埃及更不料突之海軍提督祇爲身謀甫抵埃及之亞力三打大海口即以全隊舟兵降於埃王從此以後埃及離

尚存突屬之名實則皆由自主矣。

第十一節 借款

英法二國既保突助突於開迷啞(見第八章)皆料自今伊始突廷必自知已過能聽我輩以整頓國事而體貼人心矣英廷遂使語突王曰貴國之民不論其奉回教抑奉基督教斷不可再有歧視突厥不特一一允許且款禮甚恭曰此誠理之當然也乃言猶在耳事已忘懷立約之時突厥所許之事與英廷命意不同且無論是何用意突厥人直視此條爲廢紙約中雖許英整頓國事不一其端其公家之大宗糜費亦許一律删汰然事過之後分毫不遵如業已忘卻者然歐人皆謂突既蒙英之保護自必有感恩之心且英亦不求其酬報惟囑聽從英語以救突民故英人亦料突王必能按照條約惟或在遲速之間耳豈知突人不但不願照行且知英有助之之心旋向英告貸多金英人又竊計之曰突

第十二節波斯年等省變

既思整頓各事必先耗費巨金我而不允恐不能成人之美遂許之突王見英廷之慷慨前債未了且再借三借不一借豈知其所借去之銀非整頓國事也真爲其王家之人便於分外奢華浪費也且初次借銀之際突既不用以興立求新之工作則不能加利繳息故再借之銀大半歸還前息耳事至於此突廷前後共借英金一百四十兆鎊約合華銀五萬萬六千萬兩然後英國始知其大弊逮突王再欲求貸英廷卽毅然不許至於前借之欵已届歸趙之期問其何以償還突王曰從前曾向本國民人稱貸及至向索之日以無錢二字了之民不敢有後言今待英亦可如此遂竟言我已無錢不能償還矣

英既爲突所騙而突厥又有一大難波施年省海蠟哥飛拿省均有綦督以突厥之回人過於苛待至於不能忍耐於是一千八百七十五

第十三節 殘虐勃而厄里亞人

年（光緒元年）兩省人各叛其主歐洲他國仍力勸突廷不可再行殘殺若波海兩省之民實有屈抑必歷妥爲整頓始克相安兩省人卽云我輩有三事要突厥一求王於基督回回兩教人一律看待一欲去包徵糧賦之弊民間應納租稅悉照定額徵收一本省完納錢糧各歸本省公用突廷無奈派回回基督兩教中官員從長計議咸以爲突若能改其故態自仍可相安無事然突厥受病太深無可療治波施年海蟹哥飛拿兩省之民皆知國家屢次自食其言萬不敢信且正在百商之際又有塞爾維阿省明發宣戰之令以助波海兩省俾不再受突之虐政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四月間勃而厄里亞民又不能甘受暴虐英國卽偕突厥蘇丹諫請善法以安頓各省之民不然若兵不料蘇丹誤會英人意見不以善法安民而以嚴法殘民卽王勃而厄里亞省以兵

力彈平之不平之則亦已耳又在此一小省中行殘暴不堪之事爲近日歐洲不論何國之所未有其兵之至基督教村莊也擒其物以萬計焚其屋以百計殺其人以千計婦孺衰老貧民無一免者又不但殺人已也更有各種之慘刑有甚於禮拜堂者斬誅無赦其在路旁被殺者無人理埋不免有狗犬之類食人皆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幸也英國有一報館名日日報者訪明一切殘暴之事備錄報章倫敦並各西國之人咸見之下怒不可遏皆謂突厥與非人類旅有突厥之大邦亦入寓於英者即致書於日報館爲之剖辨謂兵丈之至良民或不[illegible]受難安有似此慘酷之事貴館未免過聽云云然若遵之所言皆出於心中之逆料日報之所錄乃出自目中之親見雖有爲突辨者人不借也英紙[illegible]始知歷年所保護者其心地實不可救藥偏國人亦驟

畀恨怒皆痛識突厥之非人英廷亦不敢再牽合從以伐此無淸無理之人若俄人必欲懲之亦其自取之禍耳俄皇忽聞英國深怒突厥大喜曰是又俄滅突之機矣遂以巳意布告各國曰突厥既不解治民朕今欲與歐洲諸國合力同心相機度勢先奪突厥治國之權如諸國不願辦則俄獨自任之歐洲各國得書皆互商一以共勸蘇丹按理改章而蘇丹竟不聽此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十二月間事也他國知蘇丹不可以理勸遂各袖手作壁上觀俄皇則遂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降旨伐突俄兵即向突邊進發查突與俄分界之處水有丹牛波江陸有巴勒嵌山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突兵若守禦得法俄兵豈能輕過不料突厥国防汛之官並未豫籌戰事俄船揚帆徑渡突軍未鳴一礮是年六月二十日俄發登陸又越巴勒嵌

山之險乃嶺勢雖峻亦似無人守禦也者七月十四日俄兵過雪嶺卡嶺小有交綏不足言戰於是俄兵卽至羅美遵省

俄兵既到羅美遵突厥始如夢初醒以向日之總管兵部大臣年老昏憒立褫其職改派年力富強之大員逐可郎日出師其時俄人以突厥不敢抵禦稍加蔑視之人遂不設備甚至身入重地而不及豫假使突厥有熟諳兵事者圍而攻之加探囊取物耳俄聞各路突兵已聚一處俄提督不得不退至嶺後幾至全軍覆沒突厥瓦思曼提督又率精兵在羅美遵省之潑賴拿造礮臺掘濠溝以禦俄軍潑賴拿四面皆山地勢亦極險焉○俄突兩軍相持五閱月之久皆以潑賴拿之得失爲勝負之樞紐瓦思曼勝略既優計謀且備又無自愛其身命之心其部下各兵已有上等之鎗而又有久練之膽極聽軍令極耐勞苦俄軍以區

區一小地、耽延進兵之日、不勝忿恨、鼓勇前進、不料瓦思曼之精兵早已安排妥當、俄兵死者數千、潑賴拿仍不能破、俄皇敕命拖得插盆提督至突營、以其前在斯巴斯土撥質、咸其人可期得力也、拖得插盆既至、相度形勢、謂潑賴拿一地、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攻、遂調大隊俄軍、堅築長圍、以絕其內外交通之路、意且糧道由此斷、突厥雖狼、食盡必降、然瓦思曼仍死守不去、語人曰、潑賴拿吾之墳塋也、既而滿地有未埋之屍、滿屋有垂絕之人、兵心解體、不得不率其部衆、奮力突圍、但到此地位、孱弱已不能支、雖猛戰、然難衝俄軍之圍、圍之者愈厚、又不得不擲兵於地、相率投降、此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十二月某日事也、守潑賴拿之精兵、被擄及陣亡者過半、其尙苟延殘喘者、必舉潑賴拿以降於俄、○此數閱月中、據雪爾卡嶺之俄兵、屢遭突兵迫逐、而究無濟於

尋追俄兵、與賴拿德之敵體拜孫有俄兵三營欲跨嶺而合於大營乃山路崎嶇、非有水而極滑即有雪而極深重以氣候嚴寒、死亡枕藉停聞已得與賴拿共胃裂、以全國無處不可得故無不興高采烈冒死前進既至羅蒸適遇突軍之攻雪腦卡嶺者業已前後無援亦不得不降於俄其數多至二萬名擲下軍械殺如山積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正月間事也俄軍既得大勝速向肯思丹進發及到雅德拿泊見突人惟有求和一策而已〇是役也突厥人自始至終仍率其舊俗殘暴不可言喻偶得勝仗不照他國收管敵人之規矩但使得入其手即行殺卻或更行以令人難受之酷刑俄兵之在戰場中已受傷瘠者亦照舊例殺誅之俄人雖知突人殘待其兵至於此極然不但不尤而效之以報深仇且凡遇受傷之突兵入行營之醫院與受傷求治之俄兵一

體看待歐洲之人無不稱頌皆謂俄突之兩兵者一以暴心一以仁心相去直如天壤也

第十六節 也入俄立約

突國既爲俄敗欲覥顏爲城下盟良非易事乃英國諦息宰相倘宣言曰我英不許俄滅突又欲任突仍治理其舊日所管之地乃突國不能照舊管地則突民之幸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七月十三日歐洲各大國宰相大會於德意志國之柏靈都城共商大局旋定議以爲突厥所轄歐洲之地至爲廣袤今姑仍准其管理但大削其在歐之威權俾漸成疲弱之國其巴勒幹山之北有曰勃而忌里亞省者許其自立爲一小國每年納貢於突而不許突廷干預其分毫之內政巴勒幹山之南有曰東羅美連省其民本多奉基督教即立基督教總督以治之其民仍屬於突然省內之政又不准突廷絲毫干預顯意大利海面之

間存亂塲給人二百年之久常不服突而出於戰今許其立國且加給以地羅美連□塞爾維阿省亦准爲自主之國波斯年省海蝸哥飛拿省則交奧國□治又有伯沙喇罷省者初本俄人之地二十三年前突人據之於俄□則還之於俄此省中本有羅美連所管之地今既還俄須由突補還以他地除此之外又有日能吐恒者曰卡爾士者曰阿爾大哈者皆在亞細亞洲之內今亦悉交於俄英既代突講和須有利益突許將地中海之塞補路斯島交與英國又有突人所管亞細亞洲之地許英爲保護主突又允許以上各地准英整頓名事○初戰之時突欲兼轄之[illegible]□八共八百五十萬名口若連諸屬地而計則有一千三百萬名口戰之後屬地皆成自主勃而嘎里亞波斯年海蝸哥飛拿塞補路斯皆已屬於他姓東羅美連既改新章早晚亦必歸自主凡

四五百年前突厥人所占之廣土衆民既久受其苦果今但有四百萬人歸其治理況若無英人之援手再有機會可乘彼突厥種類人早已不能轄歐地歐民矣歐洲各大国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在柏靈互商者適未禁止俄人干預巳勒歟山鄰近諸省之事於是俄人爲明暗暗挑唆其民不久而東羅美達與勃而忌里亞能背大僞議欲合而爲一請勃王雅力山大爲新国之王此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事也俄羅斯見雅力出大立一新国並不與之熟商即行逼令退位勃民心大不忍

美國

第一節 國體

泰西新史覽要卷之二十

英國 馬懇西 元本
李提摩太 譯
海蔡爾康芝紱 述稿

美國

此百年中大西洋西岸忽更治國之新法故國之人皆甚留意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有素隸英國之三百萬人不服英國約束之成法自立一新制度即以美洲之名為其國之名彼既無開疆拓土之心其旁亦並無強鄰故水陸兩途皆不必養兵以防衛於是安居一洲之曠地立法以治之共享太平之日當時歐洲各國不過著名之數十族分地以轄治其所獲之利必耗之以養無可悉數之兵士而此名之族之為帝王者不令其民安居樂業占家食之吉得務農之益偏常令與人交戰受無窮之苦此蓋全出於帝王之私意也美國人乃力矯其弊務

與歐洲帝王歷代治國之法適相反○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至一千八百十二年嘉慶十七年美國百倍太平任歐洲各國之大亂獨自置身事外僑然無與然距立國之時未久人皆於英國苛待之事未能忘懷惟其君華盛頓恒力勸美人當與萬國敦崇睦誼至英國爲美人根本之地尤宜式好無尤美人化之願和者日衆故雖歐洲各國當時好戰如狂美仍太平無事

第二節 一千八百十二年英美之戰

一千八百十二年嘉慶十七年英法二國戰爭孔亟皆欲攔截貿易美人隨之而坐困查美國之土產歷年皆運至歐洲銷售得銀而運歐貨回美洲循環獲利及至英法失和美船各開泊於海口設成廢物美之絕大市集無人來往昔蘇侵階而英國新立章程欲拘美船逐一查驗蓋恐船中或有英民充水手以避徭役也美人心大不服○查船之事本尙

細微且亦易於删改英國既知美人不悅於心即命改章凡美商船隻有可疑之處先與美國熟商而不再恃其勢力强行查驗以爲事可了矣豈料美人積憤於心竟欲與英宣戰而不自知其未嘗練兵也有笑之者曰美國全隊兵船不能敵英之一艦乃不言和而言戰多見其不知量矣美人聞之仍不悛是年六月遂以戰書示英當時英有精兵一百艘海艦一千艘區區美國豈在意中而美人已兩次發兵至美洲之英屬坎拿大部擬古其地英人行所無事不論美兵多少全數俘獲美人爲之奪氣惟海中有意想不到之得意事初戰時往往單船出哨彼此相遇美國併獲得英艦數艘英人大怒遂欲破其華盛頓都城創以美君之名爲名華盛頓離海口不過英程五十里英兵之能登岸往攻者雖僅三千五百人美國以重兵禦之仍爲所敗英兵入華盛頓祇加反手之易

遂據其宮殿勒令以重金取贖美人執不許遂縱火以焚之新回爾連者美之南省也其人皆奮然而起謂今若不能擊退英人國將不保遂各努力報仇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正月初八日英提督怕肯喊姆甫在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大勝而來其部下有得勝之精兵六千人進攻新回爾連美挑醬姐赳孫先掘一濠以阻戎馬又築一牆以衛士卒英兵聞美軍中善用百子礮怒然毫無怖懼整隊而前及至兩軍相逼忽見濠溝怕肯喊姆大悔曰我奈何忘帶浮橋乎一水盈盈欲渡無梁何以進取且美人皆在土牆之後爲英礮所不能傷英人露立牆外毫無遮蔽美人反可憑牆以擊英人頃刻間殺人如麻英兵不得不退事後檢點英兵共喪二千人美兵之傷亡者不過十四人耳○戰事至此兩國均已糜爛其民美人乃深悔前之無理取鬧行成於英英人本不欲

第三節 開拓興

戰自無不願言和且歐事雖已大定日後仍恐不免用兵何必徒勞於無益之美於是訂立和約彼此息兵查英美二國交戰歷三十閱月之久不過爭查船之事已屬可異乃議和時此事竟一字不提尤可異也從此以後美國又萬事太平恒專心致志於開墾國中之新地統計前後五十年開之興盛實爲亘古以來普天之下所未有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美人編審戸口畢開列清冊并開明國中一切大事之清單不但各國觀之以爲奇不可稱即在美人亦自覺出乎意料之外昔歐洲各國歷代之興本所恃者若以美國爲衡則英人如奮足疾馳歐人如植立不動此豈猶可以尋常道里計乎且不獨人事之大興已也下而至於六畜等而至於土產無不大興○美之始立國也但有人丁三百萬耳及至此時幾有三千一百萬人（此節係查考一千八百六十年修清册而成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已有六千二

百萬人餘事亦歲有增益至所畜之馬可以助人力者多至六百萬匹助人力之牛則二百萬頭乳牛八百萬頭其餘驢騾之類一千五百萬頭羊二千二百萬頭豬三千三百萬頭此六畜之繁孳也地中之產亦極盛一年所出之棉花幾重英權一百萬墩皆歐洲人資以爲用者也以十年計棉花已增一倍而其糧食則年出西量一千二百兆斗每西量一斗容以多而計合重華權四十一斤黃煙一物於十年之內亦加一倍每年計重英權五百兆磅每磅合華權十二兩非全磅之約四兩也可以行船之水道共長華程一萬五千里鐵路按長華程九萬里其中六萬六千里亦於此十年內造成織造之貨如絨如布是時年值英金四千萬鎊欲施教於民也設立書院學塾共十一萬三千所出長塾師共十五萬人住院入塾分別讀書之大小學生共五百五十萬人國家緣是而給俸者每年共費英金七百萬鎊又有講道之堂五萬

丽四佰
奴

四千座通計各講堂內可坐一千九百萬人又有報館四千家每年共出報一千兆卷）初立國時共合十三邦而為一國至是則增至三十四省其後魯意斯拿省則購諸法蘭西佛羅利達省則讓諸西班牙退克沙省嘉利福尼亞省（卽舊金山）則得諸墨西哥又有內地游牧之土人往往讓其所居之地於美而願為美之屬民於是所轄之地共有英程三百十萬方里（合華程三十一百萬即三十一兆方里）然其已墾之地不過僅五分之一耳五分之四全係未墾荒者謂此皆沃壤也積而不用他日國家之利豈有涯哉美國之大病為人所鄙而薄之者在於畜奴一事南省人畜奴多至四百萬彼此可以互賣華盛頓都城中亦有專作此販生涯者大都從阿非利加洲購取黑人其女也則使之為婢操奇計贏自成一業甚有觀黑人如牲畜孳養蕃息以致富者矣美貨之大宗惟棉米煙三物皆役使

黑奴以供操作至國家待奴之律類皆偏於苛刻較轄治常人之律大不相同竟有難以言喻者國家一切權力皆掌之於白人即以萬分酷虐之事淩逮黑人黑人亦不敢以委屈之故禀官而請伸冤○美國屬於英人之際英人以南省荒地甚多無人耕種故常往斐洲購買黑奴運送美國使之力作美人心竊非之故其立國原委之初稿中有一條云我之自立為國也因英國之販黑奴來也立國之後數年美國賢君如華盛頓如姐飛生如哈迷吞皆謂買人為奴之俗實為可惡斷不可日久習染而美人之好善者亦多知其不合於理各願改此澆風○但持之日久尚無定律販賣奴才一業已成極大商務況昔年種棉之人尚未得軋去棉子之法一人之力終日勤苦只能揀得淨棉花一磅及至英國新創火輪機器紡紗織布需棉日多美國北省一巧匠亦造成

一機器軋去棉子較一手足之烈相去不可以數丈計自此以後美人以種棉爲大利之所在民家若有地一區而畜黑奴數頭便可由小康而成大富英人以其地素不産棉美棉雖發運日多尙嫌不足於是居美之人之略有田産者見産之四通皆屬荒地益購黑奴竭力開墾種花之出日多大富之人亦日衆○南方人見生涯鼎盛皆藉黑奴之力更以畜奴爲樂幾於舉國若狂或有勸令以釋放爲務者不特皆不肯聽且設計以阻擋議論此事之人久而久之若有人在南省敢直言其不合於理者其人不能保其身命被戕殺害之事更屬數見不鮮總之黑奴一物實爲利藪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且財既多矣衆皆欲承爲家翁倘然有指其謬者甚至傳教於南省之士亦復同流合汚恒語人曰黑人皆至愚極劣無人驅策萬事不能操作又引經文以自文其過云古

之聖人亦有奴僕明是天意使然今我等何爲獨不然故教士亦有黑奴若黑奴有不忍其毒害而逃者其罪重於盜竊主人之物而衆皆斥責猶然自與之人謂其人自此事爲澆風而必欲去之者天意必不能容○英人在美洲時不但南省有奴也北省之新英國亦有之倘有人買一黑奴將於北方之教士教士叩謝而受之其餘之人概可知矣及美旣自立爲國北方之蓄奴者甚少緣黑奴本產於炎熱之地强令其居於北方苦寒之地又加之以鞭撻不養恤遂延疾如有病之人不能操作也南方氣候與黑人相合故南方人蓄奴日多○北人雖不蓄奴而於南方人之蓄奴者漸亦不謂其不可蓋南方人旣多墾肩北省之美人不但與之而獲利且南人之種植恒向北人預借資本而付以重利種棉旣成運北發賣又在北方買貨回南循環因轉生計日充北

人旣因南人而獲利飮水知源故買奴之事亦不願改〇爲日旣久北人天良發現皆覺畜奴惡俗如芒刺之在背必欲去之而後快於是忽有多人同時痛言買奴之弊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正月朔有以印書爲業之加利生立一報館專議畜奴之事而欲去之美人聞所未聞一旦加利生創議及此衆皆感動未幾而北方人欣然相從一倡百和凱切動人又有同志之十二人立一釋奴會創後三年中美國共立釋奴會二百處及至十年之久即有二千會著書立說晝夜辦求不憚辛勞不避艱難南方畜奴之主人旣皆藉奴力而享大福遂視釋奴會中人如仇敵而北省人之與南省畜奴人爲友者亦助之以禦釋奴會撥衝燬地方有一女釋奴會一日諸善女會議之際忽有衣冠濟楚之男子入內大譟非拉德飛鵝地方人尤肆猖獗甚至殺死黑奴焚燬房

屋而北省釋奴會人聚議時往往有人入內滋擾實屬大失體統○南北互爲黑奴一事垂三十年之久遂成美國最爲扼要之事凡北人之論及此事者憤懣恨怒之形爲從來所未有或有詈蓄奴之家爲非役人類者於是有奴及無奴之省遂如水之與油斷難合并其官於南方者設百法以慰南人既允南人之請若有逃奴官爲緝捕送主又爲之開墾邊地特令南方廣種棉花多用奴不但北人不喜買奴之心年深一年釋奴會中人遇人騷擾措詞更爲激烈謂渠等以勢力制人不講道德不知理義然釋奴會既出死力以求釋黑奴南方奴主更抉狠心以抗各會彼此又立定主意皆謂忍死不改初心水火之勢釀成國事之變矣

美之君臨一國者歷代多南方人亦有非生於南方者然必與南人同

六十年舉君不洽

心合意見南權甚於北權也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又值更舉新君之歲北方人乘此設會計釋黑奴南省之蓄奴者云我等省中皆可自主衙等亦可在北省爲主各不相謀可也及至舉君時大半舉林肯爲君林肯本北人又自幼即以蓄奴爲不合者今爲美君南人大震南方蓄奴之主既見林肯受舉爲君知黑奴必將議釋而其心斷不能甘惟有向美廷告退不願合爲一國之一法謂各南省合國之初與北省之命意迥乎不同故其告退時直如自行解散不肯自承爲叛亂況各省合而爲一以立新國之時美人已分爲二班一謂國權若不能尊甚各省易於離散故必欲美君執掌大權一謂國權過重各省必如歐洲之人受君上之役使故欲省權重於國權兩班之人相持不決其自稱爲省士者尤斷斷焉久之而北省人多言我等立國雖出於各省之

自願但業既合而爲一斷不可離而爲二南方諸省人則大半與之相反謂各省皆有自主之權欲合則合欲分則分耳何不可之有○南人既有此心今又知北方定有禁止買奴之說其告退而別分一國之心遂一發而不可遏南嘉祿利拿省人素無忠心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首先發難旋有五省即日效尤如倚衙嘉如雅拉巴瑪如密雪雪皮如魯意渴拿如福祿利達紛紛告退又閱數月又有五省相繼解體如斐節尼亞如北嘉祿利拿如天乃西如鴉墈沙如退克沙皆是此十一省之地約有英程一百萬方里即華程二千萬方里約有中國十二省之廣袤白男白女六百萬名黑奴三百萬頭共別合而爲一國聲言若北省人仍欲逼令强從惟有以兵力威之耳

北省人初聞南嘉祿利拿省人離畔之報以爲如草寇之竊發不過歷

第八節
對口

敬禮拜之外則可削平毫不為意不知數月而後實已相繼解散難以文告相勸諭不得不命將出師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北省所派之兵既到洩衛尼亞省與南人大戰於磯拿殺兩軍皆捨命忘生南勢漸卻北人自以為必勝不料南方又有兵來北兵本未精練又太少而不敢調遣遂大潰○南人既勝益恃其兵刀之雄視北省如草芥北省既敗始知全國已失其半危險至極不可視為癬疥之疾然誓必平之即下令民間凡有自願出戰者逕至兵部報名此論一降無論貧富成羣結隊相率投效不旬日間勝兵百萬議院則議定此事關係乎國之存亡不論耗費若干務必竭盡心力使南人不復反而後已

南方糧食本足不待求之於外但南人於製造工作等事不甚講求所

需之槍礮藥彈衣服藥餌等物全恃外人之接濟又必需先發棉花黃煙至外國變易錢文方能有錢以購物若使北長圍以困之俾不能與他國通往來南人即無從措手不戰而屈計無有善於此者故美廷於開戰以後之四日美君林肯即發封口之旨略謂自今日始叛省各海口不准一船進出違者以賊論此旨既降直至議和之日始再開口南人大困○南省有自北而南之長江一道曰密雪雪皮通流至墨西哥國海面南方諸省以有此江也又分而為東西兩半部密雪雪皮海口有一埠曰紐屋良（紐新也紐約紐屋良之義亦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四月間北人奪得紐屋良南人即不能與他國通且南人既失海口則密雪雪皮江即甚關緊其同叛各省中魯意濞拿退克沙鴉堪沙三省俱在江西北人若得此江即可割此三省人與江東省彼此不能相助南省人知關繫

重大竭力拒之於密雪雪皮江口然北人不畏也從海口漸進而北但存裴克斯婆一徼臺格蘭脫後爲美君者時爲提督已奪江面各關隘今至此又以重兵困之若得此臺江西三省遂成孤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七月初四日破裴克斯婆北人以重兵堅守之南省遂竟分爲二東西消息不通〇北人在長江中戰勝攻取之時北省又有大軍恒在南省北界與南人戰南人以裴爾尼亞省之烈七門爲都會烈七門於借墨私河之濱離北省都城華盛頓不過英程一百三十里南立都會北人更切齒腐心恨不能立刻驅之出烈七門於是派兵二十萬入破秃馬河以馬克賴蘭爲提督軍中應用之物無一不備辦齊全南省命李爲提督率領南兵拒之於烈七門之外但李軍不如馬軍遠甚馬克賴蘭提督部下之兵二十萬距烈七門不過十餘里忽覺心有

第九節 奴一

所懼不待南人之遁即命北兵拔隊齊退南人以爲怯而追之連七日不息馬軍雖退而殿後之師仍與李戰北人屢獲勝仗然李提督雖屢敗而仍奮力追逐直至節沒士河知北軍有兵艦以爲護衞始不敢再逼○南兵見馬李兩軍不戰而退無不與高采烈遂從間道至北省思攻華盛頓都城華廷促召馬提督星夜退回協同守禦兩軍又血戰於馬利攔省李提督兵太少不敢久戀而退馬提督仍用舊法不攻李亦不釋李率師緩緩逼之美廷務欲倍道進攻恐馬提督之法不善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十一月北軍易帥

開戰之初美廷於黑奴之事甚不易辦北人皆知大戰之禍實因黑奴而起他日國家必盡釋奴以除弊且從南北交戰而後南奴往往成羣北去其主人雖正攻北省而無如奴何南省白人旣反北人固不肯發

回良奴然何以為安插此一難也畜奴之省又不全反美廷若出新章恐得罪於不反者或不啻逼之同反又一難也故不得不詳細斟酌庶免大禍之蔓延○北人既經戰陣之苦早共決計云南省人既先起兵我不得不藉兵力以懲之於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九月林肯君諭云南省黑奴余已全釋之矣自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其反叛之各省凡有黑奴概令其為自主之人各地亦任意往來與平民一律此論既降黑人三百萬如睹青天惟北省畜奴之人既不反叛故林肯君初不釋之各黑奴仍須恪守舊章任由各省為主然所釋者雖僅南奴其實人人心中皆以為遍國黑奴萬無可以久畜之理甫越數月戰事尚未大定北方畜奴之良省並北方適令歸降之兩南省自願盡釋諸奴然美廷猶恐其禍根之未絕也議定除杜之法一

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美廷於國家定律之中增入永禁買奴一條於是買奴之大病悉掃而空夫南人之反叛本欲廣畜奴才也不料天心悔禍特借其反叛而盡釋之

北人見南人反謀已決竭其全力合全國中人凡能勝兵者皆來助戰至戰事將畢之際北省有兵一百萬名兵船六百艘北人更願出貲以備國家之稱貸國家製造局則晝夜鑄造戰械至爲匆迫歐洲各製造廠亦爲之代鑄軍械夫美本太平之國素不養兵者也今忽成五洲萬國中第一多兵之國且各兵交戰數年戰法俱已精練水陸各提督以次統將盡顯其用兵之大才然後一國舉之爲君如格蘭脫如細爾曼如施馬思如瀉禮丹皆當時大著威名之提督也○北方既有多金又多將才南省日見衰敗有四省地幾被北兵截斷出入之孔道間有商

船知若能入口則所載之軍械衣服定獲重利於是有潛渡而入者然危險萬分輕於嘗試之人究屬寥寥無幾於南省實毫無所濟漸至萬事萬物皆已缺少國庫亦已空虛其稍以周轉者但有空額鈔票人雖不願領取然舍此更無所得故無論購物無論發餉皆用此票其海中則並無兵船但有賊船二三艘假懸南旗搶掠北船中容貨金錢南省之兵又係勉强迫充且知萬不能與北敵逃者日多○南人之艱難至此然李提督並不灰心百出奇計皆足令人慕而效之李提督亦明知其無用而使後之讀史者謂南方非無能人則於顛蹶突戰之第三年北方屢次遣兵以攻烈七門不料盡爲李提督所擊退且不但退之已也直渡波托馬河者一次深入北境至亭西玩耶地方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七月間南省之兵戰於吉帝思波累三日不止第三日李提督

聚其部衆爲一陣冀以全力破北兵乃事不由人反遭大敗檢點全軍死傷及半蓋自開戰之始以迄於今未有如此挫敗者也李提督歎曰天亡我也是夜退回南省從此北方諸省永無南兵之跡矣○是時美廷派格蘭脫總督北兵見李既退即星馳而至南省之東北人皆謂格蘭脫此行可一戰成功矣李提督聞北兵將至命部下僅存六萬人萬不能與力敵而避餌尼亞省之萬山叢中有一曠野遂匿其中一一預備以俟格蘭脫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格蘭脫率精兵十二萬過辣必丹河蹤跡得之遂與李提督連戰八日李用掘濠自衛法凡師行所至從不輕動但飭長夫速掘濠溝而伏其兵於溝中兵既入溝以地爲蔽一人不難敵二三人格蘭脫訪知其法即繞李軍之後李不得不轉而後拒然到一新地又已掘就濠溝格又繞出其左右李

亦仍用前法若識將及浹旬格蘭脫之兵共死三萬人南兵亦死者甚多惟格蘭脫之兵雖死仍可陸續增調若李軍則死一兵即少一兵再無有補之者矣○格蘭脫往南急追李軍皆拒之於隋各就距烈七門之六七十里之俾得埠安營北人竊計明日再見一陣可定爲末戰矣格蘭脫且先截斷李軍之鐵路俾南省各內地永不得添兵送械以濟李軍李提督遂大困而格蘭脫又常與挑戰使之不得休息且恃其人衆凡北軍之進前者皆知李軍已在我掌握之中而李則知南兵已在極危之地部下弁兵雖尚有敢戰之膽然大半皆自覺斷不能勝○不料兩軍之在俾得埠者竟相持至十閱月之久彼此互攻彼此掘壕若積諸壕而總量之約長英程四十里（合華路一百二十里）其最近之兵可以覿面而談然南兵無一降者北人無論何物皆無欠闕格蘭脫若有所需已

第十一節 戰後情形

立刻由鐵路送至其息訥配脫車站離大營不過英程十一里（合華路三十三里）且別有車輛以供運送若南兵則不特飲食艱難且可以入伍之人皆已全數在營即欲再行徵發非老弱即婦稚耳而況即使有人又須兵器戴胄及彈其何能敵格蘭脫是李兵日少一日深恐其黑夜潛逃謂即使逃至遠處仍可蹤跡得之然究不免虛糜歲月也於是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傾營而出四面環攻竟破李提督中權一礮掌截李軍而爲二李提督不得不退警報傳至烈七門烈七門之主先自逃遁又越數日李提督即使其兵釋械而降於北道計南省之亂前後凡四年至此始悉就平定從此美國自東海以訖西海自北境大河以訖南境墨西哥海悉告太平

南省人雖早知不能敵北省人然猶竭盡心力至實在無可如何始肯

雖失其時大權全失南萬不能倔强一切悉惟北方之命無敢不遵南人本因欲畜黑奴始叛美國至此則黑奴已早行開釋亦遂不能再畜然若無美之釋奴會欲滅此風則奴終不釋況北方既有数萬人爲此一事役殁必將美國萬不能再任國中仍留此病南人抑其抑此從今以後亦無意於再畜奴矣（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李諫[?]信云我能保南人以後必遵美國定例必善待黑人且凡事亦安分謹此遵守國法）

○北人雖獲大勝然待南人以殊恩並不予以懲罰但言我惟願闔後南北如一家耳已往者不咎也且不但本國之必合已也又必與各國合似此至誠之言猶在耳不料又有至可悽憫之事出焉

第十二節　林肯君被刺

林肯之爲美君也既位滿矣（美例爲國君曰伯理璽天德以四年爲一位卽從之一任也者位滿之後則另舉新君或有連任者）而國人又舉之以連位連位之後救禮拜卽往格蘭脫大營北軍大勝時林肯君亦在前敵南都烈七門降北之日林肯君在街閒行既而擒

一童子之手同人烈七門美人皆謂此時之欣幸當無有過於林肯者而不知林肯惟思日後共敦和睦之誼目前並無懲罰之心其視傷人也毫無怨恨之念亦無懲罰之議常語人曰欲豫備將來之亂務須以恩愛慈善之心結之而已故論美國歷代之爲君者自華盛頓之後民所尊而重之者無過林肯林肯最能設新法以安人俾南北同心直如兄弟而惜也正在療治國病亟盼良醫之日而大星烱烱遽墜九霄也

()烈七門降後之救日華盛頓都中有演戲以申慶者林肯君素本不喜入戲院此日見美民皆大歡喜自念若不親往恐辜民望遂以俯順輿情爲重親詣戲園萬不料正當袍笏登場之際有南省戲班中人名曰布式者潛在林肯君座後取出小槍離林肯君之首不過數寸忽然開放彈子飛入其腦林肯君但低其頭坐而不動然從此已不知人事

至第二日(禮拜五)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也○林肯君被弒而後安頓南方大非容易南方本有十一省各省舊官皆叛民所舉今不得不派北人往為總管其所派之官容有乘機弋利肆虐南民者且南省之錢法又雜亂不可收拾雖交戰時北省曾聲言若有人以金銀借與南人者北省斷不認還故借欵不甚多不謂新派之官反藉口於地方之公用向人稱貸及至入手而後侵用甚多爰有數省不認新官所借之新欵亦有不給利而僅還其本者南人到處困窮元氣甚難速復○欲合南北而為一又有一難焉則君與議院之不和也按照美例恐君若未經位滿遽行身故故議院中早於舉君時舉定一副君以防不測必俟副君接辦故君位滿之日始可再舉新君此時之副君名曰仲生其為人也不但讀書不多且意氣極重但有自己之主

見不由他人之參議仲生代位三年餘常與議院相爭論遂將安慰南北之大事置諸腦後又北省所定新章中有一欵曰須認黑人與白人爲平等並指治國舉官而言且欲補入開國定制中南人不服及至事隔多年勸導者舌敝唇焦南人仍不服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格蘭脫爲合南省人始服此制從此以後南北合爲一大國彼此相安無出其右。

繼格蘭脫而爲君者名曰海師歷一位凡四年並無特出之事故南北諸人非有人強逼之利也相處日久和氣四溢自然而然也海師之時衆人所議者謂惟美國內外文吏之章程界有弊竇亟須加以整頓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美國又易嘉飛爲新君嘉飛早已決計整頓仕途之弊惜賢君正在大有爲之時亦蹈林肯之覆轍慘遭刺斃其因

手即欲因弊求官而不得者○美國本民主之國但其人亦分爲兩班大約一爲民班凡事欲民爲政一爲官班謂百姓既已舉官凡事應由官主政（此即上文所稱兩班之舊也）歷二十三年之久所舉之君皆屬官班中人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官班中人不和民班中人遂得勢公舉克禮孛蘭爲君當就峯之時尤辦二事一減與外國通商之貨稅一整頓銓政似此命意即舉之爲君之人亦不甚服而官班則又和矣故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光緒十四年）一再舉新君所舉者爲官班中人哈利生

第十四節　振興百工

美國之亂既定即迅籌振興百工之新法從此商務興盛更勝於前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其民尚不足三十二兆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已增至三十八兆又越十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六年）竟將及五十兆一千八百九十年已有六千二百萬即此生齒以推知歐洲舍俄羅斯而外他國俱不及美國

也比年以來人數更增考美利堅從開國以來全恃渡海之歐人增隆戶口相沿迄今仍如故㝍歐洲各國無論日用曼巡加英民生計窮困如俄民地氣和暖如意民天時寒冷如艾斯蘭海島民（島在英國西北）無不以美國地廣人稀公不足以治地貧未受廛即可無憂衣食相率聞風踵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美人開報清單云十年之內共來客民四百五十萬之多大半居於密昔雪皮江兩岸故江畔一帶所立各新省其生齒之數十年中有倍於前者有二倍於前者則其盛可知矣又考美國西省開墾之新地其土產所出必售之於東省中途各城市初本地勢僻靜人煙寥落者今忽成極大市集如聖羅意一地前僅十六萬人今即有三十一萬人芝嘉臬（即近設四百年大會處）一地昔僅十萬九千人今即有二十九萬八千人（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則又增數倍矣）然地之業已墾種者不過五分

之一，他日倘所餘五分之四之地全行耕種，其富豈有倫比哉。○近察美國受歐之客民，因已歲有所增，而發運他國之土產亦復日有所益，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出口土產值英金六十兆鎊，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值九十兆鎊，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值一百七十兆鎊，是二十餘年來不啻陡增一倍也。乃其入口之貨，有大相反者。百年前美尚隸於英國，英甚欲稽侵奪，言美民不許製造貨物，甚至一釘之微亦必購諸英國。蓋英之定制然也。既而美自立國，遂有報仇之心，凡他國入口貨物悉征重稅，而欲率其民竭力工作，以冀日用所需全不仰人鼻息。彼外來之貨因於征稅之重，僅可逐漸減少，美民不肯以重價購各貨，必擇而尋購土貨，豈知自有此令，美人大受其損，凡必須購自他國之物無不騰貴萬狀。然以今日而論，則美國已一切皆能自造，遂使其貨

之習甚於是美之入口貨物歲有所減從前英國運往美國之貨每年值英金四十兆鎊今不過三十兆鎊從前鋼鐵之類從英國運美者居其大半今全由本國開採以供鼓鑄從前所用之布貨自英國者甚多今不但自己敷用且以其餘發往他國與英國相似以目下而計美有織布廠一千所織羊毛貨廠三千所織造廠中僱用工匠六十萬名鐵廠亦用工匠十四萬名每年所出粗鐵共重英權三兆七億五萬墩出鋼亦共英權七十兆墩皆幾及英國之半

第十五節　教化人數

美人整治軍旅年需英金四十兆鎊其學校之需僅撥英金三兆鎊美國之廢於軍旅者每年僅需英金十兆鎊而學校之費則每年共發英金二十三兆鎊雖費此多金以教其民然尚有四五百萬人不能識字其中大半居於南省之黑人子弟若北省之士人則大半已教之識字

矣○至於教會一節他國皆係由公家籌給経項以供其役若美國則不發給教會百事全由民間隨意捐輸既不稍派亦不禁止而民則無不樂輸共有會堂九萬一千所堂中可容聽講道德之座位几二十兆人教會所有之房屋産業俱歸國中共值英金七十兆鎊若以英國相比通論英之禮拜堂大約僅三之一爾座雖由公家撥給襲助尚不及美民樂輸之多。

第十六節 船貨價廢支

美國南北大亂之先與他國通商諸貨物用美國之船以載運者共占五分之四既而美廷言稍加重各貨之稅附可有益於國於是各商日少美商多不樂造船又因失和時南省之船往往搶掠北省之船而去故美人即將所有之船多出售於外國相沿至今凡與他國通商諸貨物爲他國船隻坐收[illegible]運之利者仍有十分之七統計美國商船不過

一萬四千隻開行一次僅載重英權四百二十五兆墩之貨耳若分而言之其中輪船五千四百號其餘一萬八千六百號皆夾板船○美國早年並無國債故於度支出入沛然有餘美廷但愁入款之多於出款不料南北鬨起戰不過四年之久忽驚大負國債幾及英金六百兆鎊出多於入不敷出之國且不但此也年中付息亦甚重蓋因南北互有勝負之日北省不能操勝算息不厚人不借也大亂既平竭力設法以為還債項今負人者已不過英金三百三十五兆鎊且續借輕息之款以還前借之重息者亦見理財之法至於美之兵額不過二萬五千名然軍旅之費甚少外此國用之所出雖覺日漸增多然每年不過為英金六十二兆鎊而止其中付國債之息者幾占三分之一則國用實不過英金四十餘兆鎊耳綜核目前諸大國之制度常年恒需之款入公費以

經營事務惟美國則大稱其繁絲可爲各國之師也